

略论 拉丁美洲文学

方瑛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略论拉丁美洲文学

方 瑛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略论拉丁美洲文学/方瑛著.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8

ISBN 7-5619-0400-2

I. 略… II. 方… III. 文学史-拉丁美洲国家 N. I73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610 号

373-249

略论拉丁美洲文学

108:1

方 瑛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79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0625 印张 105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9-0400-2/G. 108

定价:5.00 元

内 容 简 介

拉美文学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它,在灿烂的玛雅和阿兹特克等四大文化的摇篮里诞生,在融汇着人类文化的精髓中发生与发展,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爆炸”,终于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朵异香独放的奇葩。

本书包括“拉美文学掠影”、“浪漫与魔幻”、“智利的巴尔扎克”、“老舍与加纳”、“寻根溯源,哲理思辨”等五篇论著。

前三篇以恢宏的拉美文学为主体,从面的勾勒与点的刻画中透视出一个拉美文学的轮廓;后两篇是横向比较,以拉美与欧洲文学多层次关系为主线,进行多角度的宏观概述与微观细察,揭示出拉美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及其今日在世界文坛中的方位、品格与贡献。旨在向读者展示出一幅较完整的、具有立体感的拉美文学诗画卷。

前言

拉丁美洲，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五百年前，在哥伦布还没有梦幻般地发现它之前，那儿的两千五百万印第安人已经活跃在这个广阔的大舞台，安安稳稳、和平宁静地生活了多少个世纪。

据最新的考古发掘透露：早在四千年以前，印第安人已经学会开辟梯田、使用海鸟粪；栽培玉米、马铃薯、基努阿（“印加小麦”）、蕃茄、龙舌兰等等……。

凭借着这一份聪明和才智，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拉丁美洲四大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奇布恰文化与印加文化；创造了石砌金字塔和太阳庙；修建了灌溉系统和吊桥；留下了令人费解的象形文字、人面巨石、崖洞刻画和玛雅文抄本；还有那举世瞩目的浮雕、彩陶、纺织品、天文历盘和以“○”为起点的数学体系。

这一切都令人遥思遥想：假如这一片热土至今尚未被人所发现，那么这儿的人们还将世代这样生息和繁衍，这儿也许永远是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事物并不总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征服，给印第安人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晴朗的天空顿时沸腾起来，拉丁美洲被震醒了。沉睡在甜美之中的土著居民睁开了眼睛，他们拿起弓箭与长矛；他们的视野开阔了，不再把人与马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也由此而天然谱成。

1780年11月4日，由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的秘鲁印第安人民大起义，揭开了拉丁美洲波澜壮阔的独立战争的序幕。

在1810年到1825年的独立革命运动中，18个国家宣告独立。米兰达和西蒙·博利瓦尔等英雄人物成了人们希望的象征

独立革命后的那些年代里，美国逐渐取代了欧洲的地位，使拉丁美洲成了它富庶的后院。共和国的首领们实行残酷的考迪罗主义。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事独裁和寡头政治的斗争又沉重地落到了拉美人民的头上，牵动着每一颗善良而渴望幸福的心。

拉美人民是从苦难中挣扎过来的，因此他们最懂得人生的价值和自由的宝贵；最懂得应当怎样报答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造化。

确实，拉丁美洲是瑰丽的。

它，北以格兰德河与美国接壤，南隔德雷克海峡与南极洲相望，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

一泻千里的世界第一大河为它的东部酿造了浩瀚的亚马逊平原；峰峦叠翠的安第斯群山为它的西部构建了巍峨的脊梁与屏障。

20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尽世界陆地总面积中13.8%的风光；3.39亿人口，构成了世界总人口中8.3%的“人种大熔炉”。

由于从15世纪末以后的300多年间一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拉丁语系国家的殖民地，所以它被人们习称为拉丁美洲。

它，山河壮美幽雅，风光旖旎深邃。从阿根廷北部气温高达48.9度的“火州”里瓦达维亚到大陆南端气温低到零下30多度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这其间多少名山、大川、飞瀑、高原构筑了气势磅礴、蔚为奇观的绮丽层面，为世界奉献出无穷无尽的宝贵财富：巴西的铁、牙买加的铝土、智利的铜，秘鲁的铋和钒、玻利维亚的锡、委内瑞拉的石油、墨西哥的银子、古巴的镍、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等以及分布在全拉美30个国家和13个未独立地区的4.5亿多公顷的天然牧场，还有“香蕉之邦”、“咖啡之国”和“世界的糖罐”等等

都扎扎实实地造福着全人类。

所以，拉丁美洲，它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谁把炽热的爱倾注在这一片土地上，这片大地就会给他取之不尽的源泉；谁歌颂它，自己也就成了人们赞美的对象；谁书写它的历史，谁也就被载入了史册。

这一块物华天宝的土地，它就是拉美文学的摇篮、土壤、血液和乳汁。

一部拉美文学史，就是这样一部歌颂与被歌颂的历史；一首充满战斗激情的交响诗；它为拉美独立而呐喊，为自由民主而高歌，为反对帝国主义、军事独裁和寡头政治而冲刺，为美好的明天而祝颂。

它是一条融汇了本土智慧和外来文化——西葡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奔流不息的长河。

从拉美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从依附与模仿欧洲文学到冲破宗主国的文化专制——本土意识的觉醒，到横空出世的“爆炸”，终于以独树一帜的面貌跻身于世界文坛，成了人类瞩目的奇葩而异香独放。

英国的舆论界说：“近 25 年……这四分之一一个世纪，是用西班牙文写作和思想的作家们占统治地位的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历史的主动权已经从美国的福克纳、斯坦贝克、海明威移到了格兰德河以南的人们的手中。”

由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的小说《良知》在英国翻译出版，轰动了舆论界而引出的这一番议论，道出了西方世界对今日拉丁美洲文学的高度评价。而这种被人刮目相看的局面完全是拉美人民靠自己的努力赢来的。这一事实教给了我们一条哲理：人是需要有点顽强精神的。它也赋予我们一种信念：真、善、美的东西迟早总会得到发扬的。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但金子总是要闪光的。

本书力图以恢宏壮观的拉美文学为本体，以拉美文学与欧洲

文学的多层关系为主线,以极负盛名的文坛魁首及其代表作为精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宏观概述和微观透视,旨在让读者对浩如烟海的拉美文学有一个初步的、然而比较整体性的了解。

在书写过程中,本人有幸得到董燕生教授的指导、岑楚兰教授的激励和德早同志的具体帮助;刘承军、戴悉心、闫俊、闫绎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谨致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的同志们,在当前学术著作鲜有问津的气氛下,他们能有如此的远见与胆识来栽培一棵不肯媚俗的小草,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仰和钦佩。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有限,不足之处,伏望雅正。

作者

1994年6月

于北京语言学院

目 录

前言	(1)
----------	-----

拉美文学掠影	(1)
--------------	-----

浪漫与魔幻

——哥伦比亚文学浅析	(9)
------------------	-----

智利的巴尔扎克	(23)
---------------	------

老舍与加纳	(46)
-------------	------

寻根溯源,哲理思辨

——纵观拉美与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	
-----------------------	--

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	(55)
-----------------	------

拉美文学掠影

拉丁美洲文学，人们称它为世界文学的奇葩。这是并非过誉的赞扬。它奇就奇在“独特”二字，它魅力独具，异香独放。

它是拉丁美洲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的氤氲和渊源流长的，包括本土与外来的文化精神所凝成的意识结晶。它的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艺术异彩，它的悠远的过去和辉煌的今天都促使人们想去接触它，了解它，从而进一步悉心地研究它，以便通过这扇畅开的窗子，窥见拉丁美洲整个文化的底蕴。

根据社会经纬、内外因素及自身的特征，拉美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 起源时期：包括古印第安文学和征服时期的文学

1. 古印第安文学，按其地区及语言范畴可分玛雅文化（公元4—10世纪），阿兹特克文化（公元12—14世纪）和盖丘亚语文学。其内容和形式以神话传说，祭祀诗歌和戏剧为主。其代表作《波波尔·乌》使拉美文学评论家们自豪地认为：它无论在哲理还是在艺术想象力方面不仅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相似之外。而且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神话传说相媲美。《奥扬泰》是印加人写的一部大型戏剧，也是印第安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2. 征服时期的文学：整个 16 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新大陆进行掠夺和征服的时期，其文学特征也以纪事文学及征服诗歌为主体。

哥伦布的《航海日记》讴歌了美洲大陆的无限风光，描述了土著居民的生活概貌。

阿隆索·德·埃尔西里亚·伊·苏尼加(1533—1594)的《阿劳加纳》是“第一部以诗歌形式歌颂美洲的作品。”(拉美文学史家安德逊·因贝尔特语)。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把它的主人公科洛科洛与荷马的纳斯托相并论。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继承了父亲的西班牙血统和母亲的印第安素质，是西班牙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相结合的先导。他的抒情回忆录《王家述评》开辟了美洲文化的新蹊径。

二 殖民统治时期的拉美文学

十七八世纪是整个拉丁美洲处于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文学事业与其它方面一样，受宗主国影响很深。一方面，在戏剧、诗体和纪事散文各个方面都一味模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巴洛克和贡戈拉主义的矫柔造作的绮丽文风，使祭祀文学和宗教文学逐渐转向宫廷文学；另一方面，在模仿的过程中也努力汲取印第安文学的母汁，从而形成了拉美独具的巴洛克风格。

贝尔纳多·德·巴尔武埃纳(1562—1627)的《伟大的墨西哥城》便是这一巧妙结合的产物。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因其第一部诗集《唯一女诗人的缪斯洪流》而被西班牙和美洲文学界誉为新大陆“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胡安·鲁易斯·德·阿拉尔孔(1580—1639)的喜剧为现代的

拉美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世纪中叶因受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在贵族宫廷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同时,民族文学开始萌芽,这就是拉美文学史上的新古典主义的开始。

无名氏的戏剧《女庄园主的爱情》便是美洲殖民地文学开始具有本土特色的前奏。

美洲第一个短篇小说家,哥伦比亚的土生白人胡安·罗特里格斯·弗莱依莱(1566—1640)为拉美后来的风俗主义文学和历史学家提供了丰硕的史料。

三 独立运动及各共和国初期的文学

18世纪末,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与政治上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束缚、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相一致,在文学领域内也掀起了提倡民族文学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常常又同时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

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 新古典主义;即富于美洲大陆新内容的古典主义。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拉美的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当时有名的克里奥约主义,就是土生白人倡导的地地道道的美洲主义,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美洲本土的生活。在创作方法上他们遵循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文学应当成为战斗和宣传的工具,应当为独立、自由、科学与进步服务。总之,它是用古典的形式来表达美洲本土上全新的启蒙思想的一种新兴文学。

委内瑞拉的安德雷斯·贝约(1781—1865)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作《美洲的席尔瓦》被文学史家们称之为“美洲要

求文化独立的第一声呐喊”，是“新古典主义的高峰”。

墨西哥的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的《癞皮鹦鹉》是第一部具有拉美特色的长篇小说。因而他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拉美长篇小说的鼻祖。他“开创了以文学为武器的传统”。

2. 浪漫主义：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相适应，拉丁美洲继新古典主义之后也开始盛行浪漫主义。它分前后两期，前期自1830年至1860年，在拉美文学史上称之为社会浪漫主义。独立战争和共和国的诞生成了作家们创作的灵感。他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积极投入政治变革；以振兴自己国家为己任，写出了许多满含激情的优秀作品。后期自1860至1890年，谓之感伤浪漫主义，它倾向于摆脱文学的社会职能，主张以纯粹的感情王国去打动读者，因而在艺术上竭力追求技巧与形式的完美。

拉美的浪漫主义与欧洲浪漫主义的相异之处在于：同是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口号，欧洲作家十分热衷于描写旧大陆之外的异国风光，而拉美作家则竭力讴歌新大陆本身的大自然；同是一个“回到中世纪”的口号，拉美作家在吸收外国影响的同时，更为重视对古印第安文学的发掘和整理。所以拉美的浪漫主义充溢着浓郁的新大陆风味与泥土气。

阿根廷可说是拉美浪漫主义的发源地。何塞·埃斯特万·埃切万里亚、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和何塞·马莫尔等是阿根廷的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埃切万里亚(1805—1851)的长诗《女俘》可说是阿根廷民族文学的奠基石。他的短篇小说《屠场》与马莫尔的《阿玛莉亚》、以及萨米恩托的《文明与野蛮》，堪称拉美浪漫主义的三大杰作。

在哥伦比亚，浪漫主义运动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何塞·华金·奥尔蒂斯，何塞·欧塞维奥·卡罗、霍尔赫·伊萨克斯(其《玛丽娅》是感伤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和拉斐尔·蓬博等都是名闻世界的一代浪漫主义作家。

秘鲁的浪漫主义思潮波及较晚,但仍不失有浪漫主义的伟人出现,里卡多·帕尔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秘鲁传说》是秘鲁历史的艺术再现。1984年我有幸见到这位名家的第四代孙子,他虽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但却能信手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篇来。

加乌乔文学是拉美的民间文学。它是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一朵魅力独具的文学奇葩。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马丁·菲耶罗》被公认为是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

3. 现实主义:紧随着浪漫主义之后的即是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智利的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和哥伦比亚的托马斯·卡拉斯基亚等,前者被称为“智利小说之父”,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后面将作专题论述。。

4. 现代主义: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体。1882年古巴著名诗人何塞·马蒂的诗集《伊斯马埃利约》拉开了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鲁文·达里奥的《兰》(1888)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熟。一向深受欧洲影响的拉美文学,此时第一次以自己独有的风姿,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如果说法国大诗人雨果仅仅提出“艺术是兰色的”,那么在卢文·达里奥的笔下,兰色则成了“理想,苍茫和无限”的象征。

四 现当代文学

20世纪以来,拉美文坛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一支声势浩大的作家队伍以其变化多端的创作手法和举世瞩目的新颖作品,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现当代文学。就其文学倾向而言,大致可分如下三个类型:

1. 地域主义与“大地小说”：它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揭露大庄园主的野蛮暴行，描写印第安农民的强烈反抗或讴歌与大自然的搏斗精神。

墨西哥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的《底层的人们》、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尔盖达斯(1879—1946)的《青铜的种族》(土著小说)、哥伦比亚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1889—1928)的《漩涡》(林莽小说)、委内瑞拉罗慕罗·加列戈斯(1884—1969)的《堂娜芭芭拉》(草原小说)、以及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1908—1967)的《广漠的世界》(土著小说)等等，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世界声誉。

在诗歌领域内，有几位女诗人很值得一提，如乌拉圭的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90—1914)和阿根廷的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而智利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则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舆论界认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象征。”

2. 先锋派与“城市小说”：30年代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害，寡头政治的压迫和大庄园主的残酷剥削，一大批拉美优秀作家和诗人，以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等欧洲先锋派人物为榜样，在学习他们长处的同时，着力探索拉美民族意识，注重刻划人物内心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

在诗歌方面，秘鲁的塞萨尔·巴列霍，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等等都是先锋派的一代诗人，他们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对拉美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小说方面，危地马拉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利亚斯的《总统先生》、阿根廷的豪尔赫·鲁易斯·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都是很杰出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的创作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双线结构，一是时空倒转。在语言运用上，力避方言土语，不重常规语言，而代之以潜意识的、梦幻、呓语和内心独白。

比起欧洲的先锋派来，这种意识流的现代派气息并不那么突出，那是因为，借用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话说，就是“没有条件去平心静气地剖析复杂的内心世界。严酷的环境使拉美小说首先成为新大陆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它的使命是积累资料，作出评价并予以批判。”

3. 文学的“爆炸”与新小说：60年代至70年代初，拉美民族整体意识的觉醒，使拉美文坛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思潮起伏，流派交错：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等等，使整个拉美文坛，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苗圃上花团锦簇，群芳争艳，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关注。

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源出德国，委内瑞拉的乌斯拉尔·彼得里是引用这个词汇的第一个拉美人。之后，以描写“神奇”的现实来反对独裁和一切压迫以减轻内心的痛苦成了风靡一时的振奋剂。阿根廷柯塔萨尔的《踢石游戏》、墨西哥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以及巴拉圭的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相继问世。它们被文学评论家们称为“拉美新小说”。这一文学现象被读者和出版界称为“文学的爆炸”。

这些“爆炸”时代的作家与诗人，他们站在新的高度来审视拉美新大陆的现实，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技巧，把眼前事，梦中景充分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反映社会生活、推动历史前进为己任，在变革中前进，在学习中的创新。他们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当代的拉美文坛上，作家辈出，作品繁多，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在此，我们还不能不着重提一下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位

墨西哥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翻译家、外交官、1990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今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当代拉美诗坛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同时代人；这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的这个掷地有声的宣言，传达出了拉丁美洲作家和诗人们共同的信心和自豪感。

“爆炸”后的新一代，他们直面动荡的社会，自觉继承老一辈的献身精神和乐观态度，把“政治和社会的分崩离析”看成“是产生伟大文学的有利因素”。因而，他们正在各自祖国的文坛诗苑内，作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有人说：当代拉美文学，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一大批极为出色的作家和作品震撼了世界文坛。这是几代作家发掘世界文学宝库并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拉盖尔·张一罗特里格斯：《美洲文学之声》）。这是对当代拉美文学辉煌业绩的概括，也是对它未来前景的预示。

我们欢呼这“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的到来。希望这由衷的欢呼声能带给战斗中的拉美学者一点友谊的温暖，并带给我们自己一股榜样的力量。